

绿野沉思

李佩伦文集

3





李佩伦，经名优素福，回族，原籍北京市昌平区西曹市村人，中央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副教授，元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秘书长，四川广元市穆斯林经济开发区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编委，国家项目《金元诗》副主编，北京元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信仰伊斯兰教，曾于1988年创建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

造物步拉唯人識。主忌降黜智不聰。却令愚賢移反。
思重回。故生情。忠誠。慈。是。散。居。統。勇。眼。少。研。究。微。麗。而。令。路。
情。書。芳。重。現。理。論。花。寄。志。此。思。探。索。甘。享。獻。灼。俄。建。之。經。
赤。心。肝。願。樂。群。敬。業。滿。真。經。倫。淨。化。魂。靈。哲。理。剛。豪。氣。使。
命。揮。筆。勤。耕。立。論。民。族。傳。統。博。引。旁。徵。去。粕。存。真。羅。取。精。
開。拓。改。革。時。代。潮。涌。五。六。民。族。敬。追。先。榮。聖。國。國。結。書。中。
顯。露。真。情。調。寄。五。年。來。幸。有。

李子佩編《回族文化論文集》出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著華文據云玉金臺片赤誠心。熱血泥膽理論文。
似其人。語言章法嚴且准。崇崇當今事理。國建。
區。得。不。素。清。真。民。族。感。情。直。陳。刺。虐。去。費。振。隨。
秘。珍。向。非。是。清。聲。譯。衆。觀。點。全。彰。只。被。學。同。獨。
到。往。常。塵。糾。紛。牙。有。明。晰。才。勇。進。何。懼。惱。哉。

取詞。莫。實。情。呼。回。族。文。化。論。文。集。幸。有。

佩倫同。編。文。集。云。版。五。年。來。幸。有。族。文。化。論。文。集。幸。有。

洗 心 辞

——勉为李佩伦文集序

张承志

●张承志

很难有一个理想的结构。去描写东乡那个悲愤至极的下午么？而北庄的大松树要证实的不是我。雪漫天飘落，妆扮着现实，掩盖了往事。我的心里有那个肃穆悲怆的画面，但不是为了自己。

或者去描述、去写或去画这两把汤瓶。一把黄铜的一把铁皮的汤瓶，画成一对静物，背景是Farizo Dayimu，川流如水的天命。不，也不是，承认天命和强大的存在，仅仅是懂得了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而不是畜类之后的常识。

用文章或画面以及一切间接手段，都可能是晦涩的选择。我近年默默地总在试着画画，常想到关于表现和表达的道理。确是如此——哪怕一丝一毫的亮度，或者说是鲜明而深沉的选择，都非常难以实现。

这是一种放任的精神流浪：如同辞官之后的

: 1 :

李贽。他放浪于哲学，我放浪于语言，都是由于无法更鲜明也不愿向低下堕落。而且，比喻尽管不恰当但是感受确实如此：这一切，比起底层那些在污浊中生活者更在纯粹中信仰着的众人，真是不仅晦涩而且可悲。

几乎是由于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要干一场大尔麦里。扎一次Farizo、冲决被束缚的庸俗的自己、当一瞬真正的回民——的冲动，使我决定了。

我只是这样，在犹豫六、七年后一瞬间便突兀地决定了。定终身般地，决定了自己做人的新形式。

我隐约而含混地感到：这样决定是危险的，我不是在进入一个阵营而是在陷入一个敌视的阵。我与我的阵营远隔关山，结合时便发生着撕裂。

记不清了。那一天的思索已经被激动烧毁。已经无法回忆那一天的狂喜、愤怒、混沌、伤感，还有坚定与纯真。

所以——只有回民的形式才能勉强表达。我换了大水。泻下的水流冲刷着我，冲尽了我直至脚趾的犹豫。耳边响着炮声枪声。水哗哗地直泻而下。然后封了三天斋，我不知它算是Wajib（责任）还是算什么。

川流不息的水，冲得我几乎陶醉。

在漫漫泻下肉躯的水流中，我努力想清晰地举意。但是脑海中一切都被荡涤净尽，思想中一片空白。

还有，那天落雨了。城市若有灵魂它也在换水。那一天，雨下得哀伤淅沥。我记得很清晰——城市在那一天也承认了Farizo（主命）；我非常感动，这使我更不会止于狭隘。

我想回民或回教不当止于狭隘，因为从唐元的先民时代它们就拥有高水平文化。回，应该是信仰的中国人的象征。

而一切在那时都是迷漾的。只有水，只有抚摸般的流淌，只有渗透了的洗涤。自己形容不出自己的一切，我只是任令人感悟的水流入心中。

如果诗有上篇和下篇，如果歌有上阙和下阙，如果人生有前半和后半——那么，洗心之后，转折便默默开始了。

谨把这篇洗心辞缀于李佩伦友的文集。我不敢妄请佩伦从他热爱的回族研究转折；但我想一切迹象和规律都表明：回民在养育优秀分子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把他们养育成中国的优秀分子。或者便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优秀人物：圣的领域中的优秀分子。身处于这两个领域之间，犹豫和徘徊对于我们将是长期的和痛苦的。我不敢判断佩伦友将怎样选择；但我想，对于他的强烈民族情感和内心痛苦，应该表示一点理解。至于所谓转折，掌握它的可能远远不是我们自己，让我们顺从它、委于它吧。

1993. 2.

BB06/22

目 录

词二阙(序).....李 超	
洗心辞(序).....张承志(1)	
倔强的爱恋.....(1)	
色兰,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4)	
回族文化的反思.....(14)	
读《经香阁见闻纪实》随笔.....(30)	
再论回族文化.....(43)	
读王连芳老人《试论云南回族的基本特点和发 展战略》有感.....(59)	
回族文化讨论中的困惑.....(66)	
回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及穆斯林文化的联系与区别.....(83)	
浅涉回族史学的遐想 ——为全国第七次回族史讨论会而作.....(93)	
绿色的沉思 ——回族的绿色情结.....(111)	
论回族戏剧 ——我的追思,我的期待.....(118)	
回族与戏剧文化.....(140)	
《宁夏外志》及其作者.....(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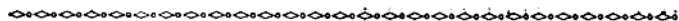
C

146094

• 1 •

——清代回族诗人蒋湘南文学思想略论·····	(158)
论清代回族诗人蒋湘南的诗歌创作·····	(171)
回族戏剧艺术家	
——薛恩厚论·····	(186)
粉墨千古面 形神万人心	
——回族京剧艺术家雪艳琴的生平和创作·····	(206)
步步思向艰难处	
——记回族京剧艺术家马最良·····	(217)
多彩的星座	
——歌剧表演艺术家李元华·····	(224)
剧苑风流文藻秀 鹤发壮怀赤子心	
——记回族戏剧家李超·····	(230)
不倦的追求	
——论回族评剧艺术家马泰·····	(239)
踏着生命的阶梯奋进	
——记著名回族演员穆怀虎·····	(247)
一颗燃烧的心	
——简论回族诗人沙常及其诗作·····	(256)
喷激的河	
——评回族诗人马翔麟·····	(267)
心底飞出朴质的歌	
——评回族诗人姚欣则及其诗作·····	(279)
校点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前言·····	(286)
《湘桂线上——李超剧作选》序·····	(296)
《伊斯兰文化百问》序·····	(301)
后记·····	(305)

倔强的爱恋



回族的先民——主道的先驱。是十二世纪起自漠北的历史风暴，把他们推上了新的人生舞台。马蹄声碎，血刃光寒，猝然而至，未及思忖，便别高堂，舍妻孥，在生死界上，迎着未知，走向陌生。万里奔驱，关山是处动乡愁，不过是一场难了结的噩梦，梦醒何处？战云散去，汇入他们深眸的是：冷面长城，含羞西子，燕山雪如席，长江天际流。依稀的生聚与死别，渐渐远去，而那亲人，那热土，却格外分明。不信主道的人，或许为之消沉，或许因之怨尤。而我们的远祖，信托真主，诚信前定，以坚忍相勉，在华夏土地上，硬是扎下生命的根，在高昂的敬颂《古兰经》的经声中，以崇高的敬畏，不倦的进取，去拥抱两世的吉庆。无数人生悲剧，组合成最壮观的喜剧，回回民族诞生了。至圣脚下的绿，伸展着，向秦陇，向齐鲁，向荆楚，向巴蜀，向海角

天涯，向白山黑水……他们失去了故国，失去了母语，永远不会失去心中那片绿色的圣地。朝向西方的五番叩拜，是永恒的归信，难道不包含着渐为朦胧的对家园的思念？“不要沮丧，不要失望，如果你们是信主的人，必定会取得优势”（古兰3：139）。回族先民失落了世间的所有，却没有沮丧，没有失望，终于寻索到了新的自我。在一片新绿中，迈出回回民族童年的第一步。这足使我们后人为之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七百余年，回回民族在历史的夹缝中，滴着血走过了最坎坷的路，履深渊，踏薄冰，却永远高昂着头颅，从未忘却自己圣洁的信念，最终的归属，无论海隅山陬，哪怕一间茅屋，两户人家，隔夜无粮，脑无点墨，他们却有着宽阔的心地，哲人的目光，容纳着天地，观照着有，透视着无。我们的祖先，参与着中华文化的创造，执着勤劳，从不自诩他们的伟绩丰功，却不断被压进生活的底层，失落着曾属于自己的高度的文明。操起两把刀，一把卖羊肉，一把卖切糕，用辉煌的生命挣得半饥半饱，延续着民族，传承着信仰。我们的祖先，挚爱着这片土地，默默地耕耘，不求荣华富贵，无意于权力争逐，却不断被剥夺生存的权力，逼入最贫瘠的荒原，逼入不毛的黄土地的深处，在饿煞、困死的胁迫中，坚守着正道，开拓着绿。他们直面惨淡的人生，对于纷至沓来，层层紧逼，令人窒息，他人不堪忍受的忧患，我们的先人，能处之泰然，却又并非只求苟活的逆来顺受。他们在忧患中看守自己，不被扭曲；在忧患中调整自己，不被消融；在忧患中拓展自己，把血泪化为铺天的绿。

不堪言状的苦难，伴随着回族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脚步，又都艰难地跨过一个苦难。苦难，渗透到回族历史的深层，文化的深层，造就着一个有着深层忧患意识的民族。苦难，使回回

民族，难有长足的发展，却写下了一部最悲壮的心灵史，铸造了一个最朴拙，最深沉，最坚毅，最坦荡的民族魂。回回的民族魂，是伊斯兰精神在华夏土地上的物化，是大能真主的显迹。她融入永恒的时间也跨进无尽的空间，无论地北天南，凡有回回足迹的地方全都显示着她的存在，她的魅力，她的光华。墨写的经文，白色的小帽，组合成最纯净的景观；亲切的色俩目，响亮的邦克声，组合成最优美的交响曲。这是只有回族人才能领略到的美，带给回族人的是情感的舒张，理性的参悟，洗礼着民族魂。需要热，她不惜把自己燃烧。面对冷酷，她敢于把自己撞得粉碎。哪怕走向死亡，在心底依旧泛着微笑，决无半点肤浅的遗憾。

祖国，已把这种种苦难割断在昨天。迎着春天，我们不能忘掉往昔的举步艰难。悲凉的回忆，正是更欢畅地走向明天。反思、或止于悲凉、或绝无悲凉，同样是迷惘，同样是缺乏历史责任感。后者，更是对回族历史、回族先人的一种寡情，一种“超然”。我希望后来的追思者，苦涩少些少些！昂首正道，步履更健！

祖国的命运和回回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祖国必当进步，我们也急需发展。回族只有自知，才能自强。抛弃自恋，才能敢于自我否定。用《古兰经》衡量我们个人，我们民族，我们有几多自信？几多自责？时至今日，回回人应当去认识，去接近，去呼唤，回回特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单纯、极复杂、一望可知，难以捉摸的民族魂。这民族魂，远在天边，近在身边。你拥有一颗不为利诱，不为势迁的回回心，这民族魂便活生生地在你胸膛里。我爱！我爱——一颗颗真正的回回心凝结成的民族魂！

91年末于京华安优轩

• 3 •

色兰，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



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于1988年11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宣告成立。我坐在我敬重的丁峤会长身边，面对着满怀虔诚、一身喜气的三百余名与会者，作为大会主持人，一种难以名状的体验在我的心灵深处激荡着。我习惯于即兴发言，由于远祖大漠性格的遗传因子，每一开口，多是劲吹干燥的热风。今天，却是炽热而又湿润。因为，我的话语，包括那无声的停顿，都已被心底流淌的喜泪浸透。

人近天命之年，往往安于守成。对于我一个诚心向主的人来说，生命的阶梯是那样难攀，已是心力交瘁，何况本无权的贪欲。然而，在这历史的大转折中，我，越出于生命的常规……

回回民族作为中华大地的当然的主人之一，在历史的无情锤炼中，她也参与着历史的创造。七百年来，不过是历史的瞬间。蓦然回首，或许能

隐约见到自己民族艰难的趑趄足迹，倘要寻索她的身影却颇朦胧，朦胧得近于无。只是在与她现实的身影迭印中，才略显出轮廓。历史的幽默，不无真实地为这个民族作了这样的概括：回回两把刀……这极简炼的语句、蕴含着最丰富的悲剧内容。可是，我们一代代地默默地认同它，无可奈何地重复着。或许有人认真地咀嚼过，但也只是吞下苦涩的泪水，发出无声的呐喊。刀声依旧，留下的仍是寂寞。回回的历史只是在两把刀上写着：“一把卖羊肉，一把卖切糕”。难道这仅仅指的是物质的贫穷？

“四人帮”垮台，曙光照射中华大地。痛定思痛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反思中，复苏着良知，疗救着痼疾。回回民族在反思的大潮中，在灵魂的震颤之后，也同样惊奇地发现了自己。她，敢于正视七百年来浸着血泪的坎坷道路；敢于歌颂自己的清真品格，历史丰功；敢于宣称自己从来就有着永恒的皈依；敢于揭开锦绣掩盖下的自己民族的疮疤。回回民族和兄弟民族一起，走向了新路。广大穆斯林渴望认识自己，认认世界，也希冀着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穆斯林。自信力、凝聚力、在自身价值的重估后，进一步被强化，并化为一种使命感：要挺起身躯勇敢地在生我养我的华夏沃土上，为中华民族，为自己千千万万穆斯林做出自己的奉献。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就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前，登上了文化的舞台。

多少年来，中国穆斯林中许多有识之士都曾举意建立一个能团结和联系穆斯林的民间机构。文艺界有之，教育界有之，史学界有之，医务界有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冠以“回族”单一的专业领域的民间机构，往往都是夭折于构思过程里，至多是刚一举步而自退。作为一个热爱自己民族，不忘祖宗的回回文化人，我盼望着先驱者振臂一呼，大旗高擎，自己诚心地

站在排尾，作一名光荣的回族文化队伍中的小卒。久久地期待，一番沸腾，一番冷却，心情的温差留给我的不是失意，而是奋起。以致使我这个以尾随为荣的小卒也想试一试，终于今日出现了未必是喜剧的错位现象。一个无为无名者越过了界河，尽管依旧是小卒。而我已觉察到了个别回回“嫉”的目光……

1985年我第一次向一些回回人谈起了我的设想，建立北京回族文艺研究会，无非是把笔杆子组织在一起，在回族文艺的沃土上进行垦荒。这种纸上谈兵，有人赞成，有人沉默，有人担惊，也有人阻挠，还有人以为我只是在组织一个回族演出队，唱唱跳跳，想当个“穴头”捞些外快。在回回圈里，我学会了默默地苦笑。然而，难以放弃的信念与追求，却也得到了有识者的真诚鼓励。

一次次失败，不曾使我气馁，随着整个国家改革进程的加快，开放搞活政策的大显神通，我愈加信心百倍。几年来，超前消费愈来愈热，一些朋友、同学家里早已是组合柜、席梦思、高级音响、录相机洋洋大观了，而我仍在伴我几十年的破写字台前、旧木板床上编织着我的梦。或许超前热的波及，渐渐使我扔下了回族文艺研究会的旧梦，而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的构想渐渐成形。无疑，使她呱呱落地更是艰难，真正的回回在心底时刻有着祈望、托靠。信心就产生在这冥冥之中，产生在实在的生活里。

1987年11月在一个电影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电影艺术家丁峤同志，他身为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绝无半点架子。学者的深沉，艺术家的热情，回回人的坦诚集于一身，从他极亲切目光中，平易近人的情态中，使我一下子松弛下来，敞开胸怀，讲述了我的设想。丁峤同志听完，给予了充分肯

定，而且鼓励我做下去。有火一样激情的李超同志；待人亲切、充满幽默感的李德伦同志；安祥、坦诚的郑亦秋同志；以及和我同龄的马泰、马国超等都在一张白纸上签了名。这样，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筹委会终于组成。一朝令箭在手，马前卒只能是更加奋然前行。从1988年初到1988年8月终于获得市委批准。这期间，已是渐渐发福的我，有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减肥效应。更有出我意外的事，原来回回自家事，所谓“自家人”未必都是好面孔。那可憎的“内耗”积久而难消，确有个别的回回藉机作一次自我力量的显示，可悲的是他却忘掉了这是当众在历史面前的灵魂曝光。我有着不祥的预感是因为亲见了个别回回那自以为君临一切的浅薄。我不能忘记，学会从构思到建成，一些汉族领导同志给予我有力的支持，一些非穆斯林朋友伸出的友谊之手，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使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感受。他们的大度，至诚，美好地留存于我的美好记忆中。

成立大会至今，已有五个月，在这一百五十天里，在以丁峤会长为首和李超、李德伦、李默然、马泰、王苹等副会长为佐的领导下，在副秘书长李文富及众多回回亲人的支持下，学会富有成效地做了大量工作。她已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穆斯林文化学术团体，至今，她也是世界共产党国家中唯一的一个。史学家们认为，她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穆斯林文化史上新的一页。她产生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历史将会对她作出最充分的估量。阿拉伯的兄弟们对我说，你们的政府，中国的穆斯林应该认识到这个学会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价值，你们的工作是神圣的，应该为你们树立起一块纪念碑。他们又说，我来到中

国，使我最激动的事，欣逢穆斯林文化学会诞生。作为一个穆斯林，祝贺她在中国大地上站起来。我们阿拉伯人民还应支持她，使她迈出坚实的步伐。一位代表世界伊盟组织来中国访问的沙特阿拉伯朋友，曾含着泪紧握我的手说，没来之前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中国的穆斯林，如今我认识了，理解了，你们学会是我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的窗口，我将把我的感受讲给我们的亲友。他做都哇，为中国，为中国穆斯林求安宁，求幸福。他激情难抑而失声，许多环跪着的穆斯林也都沉浸在情潮中。不少外省市的穆斯林来函来访，那一封封散发着清真气息，最最圣洁的书信；那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的促膝相对的种种情景，都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他们说，中国的穆斯林多少年来向往着有一个穆斯林自己的文化组织，感谢你们，为中国穆斯林做了一件好事，北京穆斯林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我们把学会看成自己的殿堂，我们将用整个心灵拥抱它。不少大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也纷纷登门造访，他们说，得知学会成立，在我们青年当中产生了深刻心理影响，你们为年青一代引了路，我们将紧紧跟上，也要为自己的民族做出贡献。从北京到云南，我接触了许许多多不同阶层的穆斯林，赤诚的交谈，沟通着灵魂；执手相看泪眼的至情交融，都曾使我彻夜难眠。学会仿佛是爱的精灵，它传播着爱，赢得了爱。爱，使她获得无限生机。然而，她又是理念的象征，她蕴含着丰富的理性的内容。中国穆斯林在用理智、思辨，求索着穆斯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无疑将会使学会在新的思想高度来把握自己，并为穆斯林文化发展作出奉献。

学会的建立及其一系列活动，在不少穆斯林当中引发了自省意识。通过自省的内心冲突将会获得更大的自觉，不少朋友

已开始在为穆斯林事业而献身，他们是学会的中坚。

学会集中了北京市最优秀的一批文艺人才，他们迫切地希望联合在一起为穆斯林兄弟献艺。学会因势利导，终于在建会的两个月内，在北京壮观地演出了五场。计演职员三百余人次，观众近六千人。这之前有人曾劝告我，文艺界最难撮合在一起，名利心将会冲击你们的美好设想。又说，回回演员扎堆子，台上未必有好戏，后台才有好戏瞧。他们举出了前年的一个事例，有个机构，找了个演员组织了不足十个回回人的小演出队，第一次碰头会就出现裂痕。演出了一两场，便在逐渐减员的危机中而销声匿迹。学会对此作了充分估计，我们认为学会自身的宗旨与目标，就具有特殊的化合力。我们不仅有口号，而且身体力行：凭着一颗真诚的回回心为回回干实事，干好事。凡是进入学会的，无不一次次地在不同场合里感受着这种穆斯林精神。文艺界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早已经和自己的学会心心相印。他们不止一次地说，为学会演出责无旁贷，只要一声召唤，便会粉墨登台，拿出看家本领。连李默然老师都说，随叫随到。这种精神连汉族艺术家都受到了感染，我们学会的每次演出都有许多非穆斯林在支持着。

十几个文艺单位的穆斯林艺术家汇集在一起，在庆祝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成立的大纛下有声有色地登上了首都舞台。他们谦恭和谐，亲如手足。不计较名次先后，不拣角色大小，互相帮衬，互相提携。没有一位恃艺轻人，没有一位抢出风头。主角甘心为别人挎刀，充当绿叶。名演员一场赶三个小角色，包括当龙套。有人带病上场，有人不顾老父病危。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在这特有的氛围里，使人忘掉了包围着我们的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使人爽然地摆脱了急功近利世风的困扰。谁